

學 生 國 學 叢 書

李 白 詩

傅 東 華 選 註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學 國
生 叢
叢 書

李

白

詩

選 註 者 傅 東 華
主 編 者 王 雲 五
朱 經 農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
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
 國難後第三版

(一〇〇九)

學生國學叢書
 李白詩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陸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版權翻印必究

選註者 傅東華

主編者 王雲五

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上海及各埠

學生國學叢書編例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，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帙，釋解紛繁，得失互見，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貫散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。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。略舉大凡：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、史部如史、漢、五代、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刊入；文辭則上溯漢魏，下迄近代，詩歌則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均有單本，詞則多采五代、兩宋，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書選輯各篇，以足以表見其書，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學技術者爲準。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爲分段落，作句讀，以便省覽。

一、諸書均有注釋。古籍異釋紛如，則采其較長者。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，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諷誦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書概要，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一、編者識力有限，固陋在所難免。當世學人寵而教之，無不樂承。

李白評傳

痛飲狂歌空度日，

飛揚跋扈爲誰雄？

——杜甫贈李白詩。

關於李白生平事蹟的紀載，比較的要算很豐富：新舊唐書都有他的傳；同時人及後代人替他做的碑誌和序文，也供給我們許多材料。此外，後代人所作的筆記、地誌之類，也有很多關於他的軼事的紀載。不過紀載愈多，歧異的地方也愈多：即以他的籍貫而論，有的說是隴西成紀人，①有的說是蜀人，②有的說是山東人，③幾乎叫人不知相信那一說爲是。但經我們把各種材料彙合起來，證以他自己詩文所述，這才知道所謂隴西成紀人者，是指他的先世族望而言；

① 李陽冰草堂集序。

② 魏顥李翰林集序。

③ 劉昫舊唐書文苑列傳。

所謂蜀人者，是指他的生長之地而言；所謂山東人者，則又因其流寓之地而言也。但有一部分紀載，或我們明明曉得牠是附會的，或因牠缺乏別的證據，所以都當在擯斥之列。例如後人因賀知章曾稱他爲『謫仙』，便附會起來，說他是天上太白星降世；而相傳爲柳宗元所撰的龍城錄，則又附會韓愈說太白仙去的一句話，竟謂『元和初，有人自北海來，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。久之頃，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，太白聳身健步，追及共乘之而東走』云云。又天寶遺事所謂『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，後天才贈逸名聞天下』云云。我們若是取鄭重的態度，當然是不把這些紀載當做史料看的。又如因杜甫和元稹詩中曾有『山東李白』之語，後來劉昫做舊唐書，竟以白爲山東人，且說『父爲任城尉，因家焉。』我們因爲找不出別的證據，且與李白自己的詩文所述不符，故也只得信了。

若是依據比較可信的紀載，①更證之以集中的詩文，則我們可知太白的家世和生平約略如次：

李白，字太白，是漢將軍隴西人李廣的後裔，②涼武昭王暠的九世孫。③隋末，他的先世以罪避居西域，隱姓易名，及至唐武后時，子孫始還內地。父名客，家於蜀之綿州（今四川西川道綿陽彰明等縣）太白以武后長安元年（西元

①李陽冰的草堂集序乃太白在時所作，所述家世，必出太白自言，故可信。魏顥爲太白好友，時有贈答，且太白生時，曾親自託他編集，故他所作的李翰林集序，也屬可信的材料。又後來范傳正作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，說是根據太白之子伯禽所藏的手疏的，故亦可信。今二序一碑，各本李白集中均附載之，可作參考。本文中徵引處，簡稱李序，魏序，范碑。②贈張相鎬詩其二云：『本家隴西人，先爲漢邊將』即謂李廣也。③李序，范碑均有此說。

七〇一年）○生於此。

他自己的詩文裏，記他少年時的軼事有好幾件，○我們因曉得他彼時是個性情豪放、好擊劍任俠、輕財重施、不事產業、而且目中無人的少年；又知他彼時的文章便已頗惹人注意了。

我們只曉得他在二十六七歲以前便已出遊襄漢，南泛洞庭，東至金陵，揚

○李序言太白卒於寶應元年（西元七六二年）十一月，而未言卒時年齒。曾鞏亦謂卒於寶應元年，並言卒年六十有四，不知何據。若依寶應元年逆數六十四年，則生年當在聖曆二年（西元六九九年）。然李華作太白墓誌，曰『年六十二』，則應生於長安元年。王琦改薛仲邕所作李白年譜另爲新譜，言『以代宋中丞自薦表核之——表作於至德二載丁酉——時年五十有七，合之長安元年爲是』今從之。○見上韓荆州及安州裴長史李長史等書，及贈張相鎬詩。

州，更客汝海，還憩雲夢。①我們不曉得他最初『杖劍去國』究竟在那一年，但總不在二十五六以後；又曉得他此次出遊，便始終不返故鄉；從知他凡在蜀中的作品，必都是二十五六以前的作品。

據唐詩紀事引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云：『……太白齒方少，英氣溢發；諸爲詩文，微類宮中行樂詞體。今邑人所藏百篇，大抵皆格律也。雖頗體弱，然短羽雛雛，已有鳳雛態。淳化中，縣令楊遂爲之引，謂爲少作是也。』晁公武讀書志云：『蜀本太白集附入左綿邑人所哀白隱處少年所作詩六十篇，尤爲淺俗。』現在這『楊遂爲之引』的百篇，和蜀本太白集所附的六十篇，均已不可見；但看

①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有『迄於今三十春』之句。又云：『……乃杖劍去國，辭親遠遊，南窮蒼梧，東涉溟海；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，云楚有七澤，遂來觀焉。而許相公家見招，妻以孫女，憩息於此，至移三霜焉。』從知他雲夢入贅，是二十六七歲的事，而遊襄漢等處，又均在雲夢入贅之前。按此雲夢乃澤名，在今湖北安陸縣南，非今縣名也。

如今通行集本所載蜀中所作詩——如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（本編入選），登峨嵋山詩，登錦城散花樓詩等——也就可略見他的所謂『少作』風格的一斑了。

上安州裴長史書所云『妻以孫女』的『許相公』，乃是許圜師。①他是許紹的少子，本高陽人，梁末徙居安陸（唐時爲安州，今湖北安陸縣）。其人有器幹，博涉文藝，舉進士，累遷黃門侍郎，龍朔中（六六一——六六三）爲左相。他自安陸入贅後，一住十年，自謂『酒隱』。②他在這十年裏面，雖自說是『好閑復愛仙』，③其實已急急要想『穎脫而出』，④更忍耐不住當初那種『無人知所去，愁倚兩三松』⑤的境地了。原來他此時感着『孤劍誰託，悲歌自

①從曾鞏李白集序。

②送從姪端遊廬山序云：『余少時，大人令誦子虛賦，私心慕之。及長，南遊雲

夢，覽七澤之壯觀，酒隱安陸，蹉跎十年。』

③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詩。（本編末錄）

④與韓荊州書。

⑤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。

憐；迫於恓惶，席不暇煖；奇絕國而何仰，若浮雲而無依；南徙莫從，北遊失路，」○所以急乎要想投身於一二所謂『君侯』也者，藉可『收名定價。』○他此時覺着要『出宇宙之寥廓，登雲天之渺茫，』○是難實踐的，所以轉了一念，而主張『申管晏之談，謀帝王之術；奮其智能，願爲輔弼』○了。

但是他這種活動，似乎並沒有成功，因爲他到三十五歲的時候，還仍舊惘惘然的作客太原。⑤於此，倒反提拔了一個郭子儀，使他後來竟成功一番轟轟烈烈的功業。

從太原又東遊齊魯，遂寓家於任城（今山東濟寧縣。）我們雖不能確然曉得移寓在那一年，卻知他僑寓魯中頗久，故竟被人認做山東人了。

遊太山詩六首（本編入選，）便是這一時期的作品。你看他說：『憑崖覽

○上安州李長史書。

○與韓荊州書。

○④並見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。

○⑤太白嘗客太原識

郭汾陽（子儀）事，係據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。其遊太原在三十五歲，則據王琦年譜。

入極，日盡長空閑，』可見他彼時感着非常寂寞。

天寶初年，太白遊會稽，與道士吳筠善，薦之於朝，又得祕監賀知章爲之稱譽，乃得玄宗以奇才相待，徵入京師，『召見金鑾殿，論當世事，奏頌一篇，帝賜食，親爲調羹；有詔供奉翰林。』○總算他的初志已遂。你看他臨別時說：『歸時偷佩黃金印，莫見蘇秦不下機。』○也可見他心中的得意不期流露了。

無如他生性浪漫，且復恃才傲物，想來得罪人處一定不少，所以在翰林不過三年，竟不爲親近所容，而被優詔罷遣了。○在這三年裏面，他做了好些極優美的純粹藝術作品，如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轉歌，宮中行樂詞（以上本編未收），清平調詞（本編入選）等，至今猶膾炙人口，向來做香

○新唐書文藝列傳。

○別內赴徵三首之二。

○新唐書云：『白常侍帝醉，使高力士脫靴，力士數

貴，恥之，摘其詩以激楊貴妃。帝欲官白，妃輒阻止。』魏序則謂『以張垞讒逐。』說雖不一；總之，開罪者不僅一人，因被讒謗而見疎也。

豔宮詞體的莫不奉爲楷模。蓋彼時他正『承恩初入銀臺門，著書獨在金鑾殿，龍駒雕鏤白玉鞍，象牀綺食黃金盤；當時笑我微賤者，卻來請謁爲交歡』——實是生平最得意的一段時期，故能把他的藝術伎倆盡情施展。

且我們曉得他『少年落魄楚漢間，風塵蕭瑟多苦顏』。此時年紀已過四十，始得『一朝君王垂拂拭』。故願『壯心剖出酬知己』，而不肯便捨去，乃是情理中事。他彼時本想『待吾盡節報明主，然後相攜臥白雲』的，故和他同爲『酒中八仙』之一的賀知章臨當告老歸山的時候，他尙『借問欲棲珠樹鶴，何時卻向帝城飛』——似乎還希望他再出山的意思。又誰知

①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詩。（係後時追敘之語。）

②③④均見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詩。（此

時作。）

④走筆贈獨孤駙馬詩。（後作。）

⑤太白在長安時，與賀知章，汝陽王璣，崔宗之，裴周南

等爲『酒中八仙』之遊。其時約在天寶元二年間，因賀知章之離京歸越，爲天寶三載正月五日，有册府元龜可據也。

⑥送賀監歸四明應制詩。

這個金馬玉堂，非是他這種浪漫的人物所能久居的；這似至遭讒之後，他始有所覺悟，故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的詩裏，便說『同歸無早晚，潁水有清源』——已決然有去志了。

去京之後，仍舊去做他的漫遊生活：北抵『趙、魏、燕、晉』（直隸、山西、及河南北部），西涉邠、岐（陝西），歷商於（河南淅川縣西），至洛陽，南遊淮、泗（安徽北部），再入會稽，而家寓魯中；故時往來齊魯間，前後十年，中惟遊梁、宋（河南北部）最久。○他和杜甫會見，就在這個期間。而且這十年裏面，他的作品特別豐富；我們只看梁園吟：『一篇可見他滿腹牢騷，因而縱酒浪遊，漸漸流於頹廢的態度；又可見他的詩的風格，也似乎比從前更加豪放了。然而他仍舊還沒有死心塌地，所以終於說：』東山高臥時起來，欲濟蒼生未應晚。』

○王琦年譜。

○此詩首段云：『我浮黃河去京闕，挂席欲去波連山。天長水闊厭遠涉，訪古始及平

臺間。』似是他離長安後便逕往大梁；但他遊大梁不止一次，這是第一次。

天寶十四載（時太白五十五歲）十二月，安祿山反於范陽，率衆南下，所過州縣，望風瓦解。未幾，洛陽陷沒。明年，長安亦不守；玄宗奔蜀，肅宗卽位於靈武。如此騷亂情形，由太白詩裏反映出來的頗不少：例如猛虎行一篇，正是紀載時事，並以發洩自己胸中的憤激的。彼時他正作客宣城，旋由宣城至溧陽，又至剡中，遂入廬山。③因爲他看看中原大亂，雖然孤憤，卻知道自己並無權位，要想『一箭落旄頭』，④究竟是一種夢想；所以竟說『吾非濟代人，且隱屏風疊』。⑤又誰知隱居未穩，又剛剛遇着永王璘東巡之事，把他牽涉在內，使他暮年的生命之流裏又起了一個極大的波瀾。

永王璘是玄宗第十六子。天寶十五載（卽肅宗至德元年）六月，玄宗奔蜀，至漢中郡，下詔以璘爲山南東路，嶺南，黔中，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，江

①猛虎行卽此時作。

②有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詩（本編未選）。

③有贈王判官時

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詩。

④經亂離後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。

⑤見贈王判官詩。

陵郡大都督。七月，璘至襄陽；九月，至江陵，召募士卒得數萬人。時江淮租賦鉅億萬，所在山委，恣情破用。肅宗聞之，詔璘還覲上皇於蜀，璘不從命。其子襄成王錡，勇而有力，握兵權，爲左右眩惑，遂謀狂悖，勸璘取金陵。璘從子謀，遂於十二月擅引舟師東下，旋爲河南招討判官李銑所敗，璘中矢被執，傷亦爲亂兵所害。時太白在永王幕中爲僚佐，及兵敗，乃亡走彭澤，坐繫尋陽獄。

於此有一點，頗饒研究的趣味，卽太白之入永王幕，爲自動的抑爲被動的？問題是也。據舊唐書，謂『元宗……以永王璘爲……節度使，白在宣州謁見，遂辟從事』云云，那末是自動的了。但他的爲宋中丞自薦表中，則言『屬逆胡暴亂，避地廬山；遇永王東巡，脅行中道，奔走卻至彭澤。』憶舊遊書懷詩亦云：『僕臥香爐頂，冷霞嗽瑤泉；半夜水軍來，尋陽滿旌旃。空名適自娛，迫脅上樓船。』那末似乎完全是被動的。後人對於這一點似乎很注意，以爲永王旣以謀逆而兵敗，就要算是叛臣；太白若果自動的身事叛臣，豈不是他的聲名的一个大污點？所以